

WO XIHUAN NI,
MEIYOU GAOSU NI

▶ 悲伤也好，
快乐也罢，
并肩走过的这一路，
才是最美丽的画境。



我喜欢你， 没有告诉你

[黑白画境]

柏茗 著

BAIMING
WORKS





我喜欢你，没有告诉你

[黑白画境]

柏茗 著

BAIMING WORKS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喜欢你，没有告诉你 / 柏茗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43-2721-2

I. ①我… II. ①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0963号

我喜欢你，没有告诉你

作 者 柏 茗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21-2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面对“90后”

李敬泽

我极力回想 1990 年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底，我调换了工作，那时三环似乎还没有开通，我骑着自行车每天从安贞桥到团结湖上班，路两边是高大的树，稀稀落落地分布着燕莎、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现在的中旅大厦还没盖好。那时这个城市清简安稳，似乎就这样了，似乎萧条也是好的，无欲无梦也是好的。

还能想起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很多人在那一年出生。这是大事吗？对那些孩子和父母来说当然是大事，但终究这也是岁岁年年家常事，历史学家不会留意。然而，纯粹因为一个数字问题，在那一年出生似乎又有点不同寻常，1990 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一月一日零时以后出生的人们因此在十几年后将被称为“90 后”。

“90 后”又如何呢？

我知道，我应该在这里大谈“90 后”的特殊意义，这对我毫无困难，这种意义的配制方法是：先对 90 年代以至新世纪作出一套总体的概括和论述，无尽时间被切出来的这 19 年在这套论述中将与过去判然不同，具有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然后，当然，在这 19 年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们从历史和

文化中获取了全新的特性，与“80后”不同，与“70后”不同，更与“60后”不同，我们宣布：新人类、新新人类出现了！

——这件事，我们在90年代以来已经反复做过，以至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来一遍，这等于是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他在做什么，他怎样自我表述和自我想象，他究竟认为自己和他人有何不同，而这种不同如何构成意义。

对此，坦率地说，我所知甚少，我甚至都不认识几个“90后”。当然正因为所知甚少，我对这套“90后”书系有特殊的兴趣。

面对“90后”，我能提供的或许只是我作为“60后”的一点经验。

经验一是：几零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个“60后”，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属于一个名叫“60后”的群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帮会；我看着我那些“60后”兄弟姐妹们，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以及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生于1964年或1968年就一定得被算成一伙；再后来，我被人家教育得有点儿相信我们的确有点儿相似，但这并没有使我欢欣鼓舞，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有点儿无趣——想想吧，你的周围都是注定和你相似的人，或者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注定要和别人相似；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相似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得独自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和问题。

现在我已经45岁，偶尔也开始想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的。当然，我知道，没有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活着，而且不是被装进一个上帝的档案袋里，袋子上只写了一个“60后”或其他什么庞大名目，我希望我以自己的名字活着，我猜测这就是终极意义，虽然能否达到我也非常怀疑。

此外，还有经验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几零后据说是有效的，大概从“70后”开始，它就特别有效，几乎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但还有经验三：芝麻开门后，里边的宝贝不是无穷无尽的，很快会被抢空的。

说了扫兴的话，再说喜兴的话，那就是经验四：青春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于正当青春的个人还是对于一种文化和文学。因此，青春应该尽情绽放。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本来不用我当经验说。那么，下一条就未必尽人皆知了：所有人——已逝的人、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都曾有、正有和将有青春，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不可复制，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来说，青春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似乎又是扫兴，但是记住这一点或许最终有助于我们判断这部“90后”书系：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真正的新的探索？在青春激情涌动中，他们能否提出对世界、对自我的新的看法、新的想象和作出新的表达？

黑白画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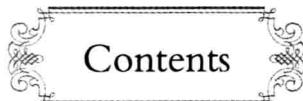


Contents

THE WAY WE GO

Chapter.00	001
Chapter.01	005
最开始的故事里， 旅途中的人们唱起了陌生的歌谣。 我却觉得它如此令人怀念。	
Chapter.02	027
如果梦中的世界，就在世界上的某处。 那么，我是否可以邀请你们， 陪我一起踏上找寻它的旅途？	
Chapter.03	049
无论寒冷的黎明，抑或干渴的正午。 甚至是颤栗的暗夜。 我们一起走过。一起，去往风的另一方。	
Chapter.04	069
如今，我已经能够试着去走向远方。 因为，我在旅途中遇见了你们。	
Chapter.05	089
那满天薄荷色的星辰， 都听见了你我呼吸的声音。 以及，从开始便未曾停止的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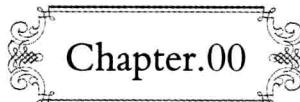
黑白画境



THE WAY WE GO

Chapter.06	109
走过东方国度的海港。西边的海滩。	
走过黑暗森林。	
南方城市。金色高塔。北国山丘。	
水中荡漾着同样的月光。	
Chapter.07	129
你的双眼，想必早已见惯了孤独。	
它们所见到的都是旁人无法看见的东西。	
所以我从中发现了最深沉的、寂寞的颜色。	
Chapter.08	147
请允许我握住你递给我的手。	
我相信这是使我的旅途清晰的唯一牵引。	
Chapter.09	165
不知道我能够与你们走到什么地方。	
但至少让我现在，与你们走遍天涯海角。	
走向未知的世界。	
Chapter.10	189
在旅途的终点，让我们紧紧拥抱。	
拥抱我们一路邂逅的芬芳。	
番外·追梦人.....	211
后记·无尽	231

黑白画境



Chapter.00

THE WAY WE GO

那或许是我生命之中最真实的梦境。

也或者，它是如此真实地存在过。

消失了跳跃手影的红砖墙。静止在重力最低点的秋千。

孩子们跳房子的笑闹声湮没在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里。漫长而偏颇的夕照在高墙下涂上了浓重的阴影。

应该没有人注意到，高墙下那个矮小的影子是什么时候来的。也没有谁知道，那个影子什么时候沿着墙角悄悄走开。

天色应该是渐渐暗下来了吧。

这个信息并非由街道两旁顺次亮起的路灯或是模糊的斑马线传递而来。而是因为，倒映进她瞳孔的景致全都慢慢昏暗下来，边角轮廓变得模糊不清。

直到视网膜上的倒影被最后一片黑暗吞噬，她停下了脚步。

又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七八岁的小女生并不太明白“夜盲症”的意思，只是从直觉上不太喜欢这种天黑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的感觉。许是习惯了，也不怎么觉得害怕。她用脚尖小心翼翼地探着路，一点一点挪到墙角，背靠着墙壁蹲坐下去，把脸埋在臂弯里。

没什么心思去责怪粗心的自己又忘记带手电筒。

没有光的时候，时间被拧成了一条粗大的麻绳。不知为何总觉得非常非常漫长。

前方传来极轻的脚步声，好像是有人在朝自己靠近。

早已困倦得打起哈欠的小姑娘搓了搓冻得有些发麻的手臂，抬起头，刚好对上一只准确无误地伸到她面前的手。是和自己一样的小孩子规格，但骨架已经非常修长。掌心朝上，像是等着她把手放上去。

在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破天荒地望到了一双清亮的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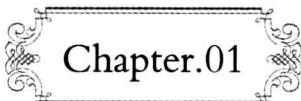
“欸，你，怎么还在这里？”

世界被分成非常完整的两块。一黑，一白。正中间的分界，是你漫长而温柔的目光。

[□□□□□□□□□0% LOADING……]

>>>

黑白画境



Chapter.01

THE WAY WE GO

最开始的故事里，
旅途中的人们唱起了陌生的歌谣。
我却觉得它如此令人怀念。

[一]

关于段年一。

开学两个月才转学来的少年。“品行不端被原校退学，还是太优秀被我们学校挖墙脚？”

性别男。“哈，那个家伙，男生？入校的时候把校医买通了吧，一定是吧！都没有正义的使者来揭穿他女扮男装的邪恶行为吗？”

身高一八零。“哦，他啊，（配合着淡漠的语气摊手）算了吧，看起来至少比我矮一头呢。”

年龄十七。“我看那张零摄氏度脸，还以为他年近四十早已饱尝人间冷暖了咧！”

生日九月十八。“哎呀！在乱讲什么。段同学那么优雅又可亲的人，怎么可能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当日呢！”

黑发。“咦，不是亚麻色的吗？”

不喜言，多年维持高山冻土层表情。“可我明明亲眼看见的啊，他一进校门就和一年

七班的赵慕谣杠上了，那场面可是非~常~精~彩~呢~”

从列车站台到校门口的三百米距离，所有进耳的小道消息都被自动推翻。

新台一中的情报网，零分。

早七点，新台一中门口来往的学生逐渐稀落下去。空气中还弥漫着被当做早餐的豆浆、粉肠一类东西的味道。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确定自己维持现有速度不会有迟到的可能，时篱才继续迈开步子向前走。

“话说回来，段年一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她的脚步顿在学校大门口，眉头微微皱起来，侧头想了一会儿突然露出恍然大悟似的表情，“啊对了，小时候寄住我家的那个。”

对于名叫时篱的少女来说，“巧遇故人”一类的事件并不会带来太多的欣喜。

眼下更让她觉得困扰的是，在“段年一”这个名字进耳之前，自己在想什么？应该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好像是，关于昨晚的那个少年。

[二]

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时篱夜间是极少出门的。至于这个“私人原因”，当然是她死也不会承认的夜盲症。

当然也不能排除极少数不幸情况。比如时爸出差、时妈加班，又因午餐偷懒没吃而导致肚子极度饥饿的时候。

“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会把老妈给我买的维生素片倒掉了啊！白白把楼下欧巴桑家的狗养得膘肥体壮算什么啊！搞得我现在看到它奔跑时随风飞舞的肥肉就会想削二两下来看看能不能榨出点儿本来应该属于我的维生素 A 挽回点损失呀！说真的，每次走夜路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蝙蝠。但蝙蝠大叔好歹还有耳朵认路，而我就只有靠我少得可怜的‘直觉’来保证自己不会在大街上表演前扑技吗！”

内心的忿忿不免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

站在小区入口的女生微微捏紧了手里的塑料袋。

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借着夕阳模糊的光线还勉强能够摸到小区外的 24 小时便

利店。但不管自己怎样加快速度，排完队买到便当的时候天早已暗下来了。

而作为夜间要仰赖路灯生存的人，“所居住的小区因添建新楼导致公共电路异常”也许才是最大的噩耗。

造型相当漂亮的金属路灯在她眼里只剩下了模糊的一个轮廓。

“果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爹妈爹妈都不理你’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的含义‘呢’。”（语气助词加重音以示自嘲）。

但傻站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眯起眼睛，努力借着远处便利店的灯光确定了方向，时篱循着记忆小心翼翼往前走。

一百一十步，小区花园。左拐四十五度，前进八十步，是自家住的一号楼。再往前走十五步，应该就到了楼道二。

果然对于半盲人而言，一定的数据储备还是必要的呢。不知该为自己的先知感到庆幸还是感到悲哀？时篱叹了口气，拐进自己家的楼道，却因为右手上异样的滑腻触感顿住了脚步。

显然是在刚才过于急切的行进中汤水泼了出来，塑料袋的拎口也是油腻一片。略显寒凉的空气中掺杂上些许鲜鱼汤的味道，引得她辘辘饥肠又咕噜一声以示期待。

这一顿不要紧，因为惯性作用，她的脚尖直接磕上了面前一块类似砖头瓦砾的东西，身体立刻呈曲线状前倾。凭借自小在黑暗中训练出的敏捷身手，时篱险险地抓住了一根铁栏，才避免了悲惨的前扑命运。

手沿着铁栏往上摸了几下——这大概是楼道扶手。

应该走对了吧。

“谁把砖头放在楼梯口的，真没公德——”这样抱怨着站直了身子，音调却在最高点转了个弯猛地打住——她出门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砖头吗？

摸索着四下转了转，果然踏到很多石子碎砖。

即使乐观者如时篱，心里也不禁咯噔一下。

难道她兜进了小区的废旧楼房？那一刻，时篱的心理活动化作了泣血一般悲凉的“老天不好这么眷顾我呀 TAT”外带一个加括号的（NO!）。

“这种时候，我应该持着女子如花般脆弱的心灵坐下来哇哇大哭呢，还是该发挥少女

的励志情感‘勇敢地自己突出重围’……”鼻子再次顺利撞到墙壁，她揉了揉泛疼的鼻梁停止自残行为。

位于小区西北角的七号楼，平日里几乎都没有人会接近，阴森荒凉无人烟好似传说中的鬼屋。

频频碰壁之下时篱也不禁有些绝望了——等不到英雄来拯救无辜受困少女，难道不要在这里守到天亮吗？

刚才一番毫无目的的乱拐搞得现在沿原路返回也有些难度。女生摸着黑窸窸窣窣打开塑料袋准备就地解决温饱问题。

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定论，视觉有问题的人往往听觉特别灵敏。

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敏感地发觉背后有个人在靠近。尽管对方的脚步并不重。

一个“谁”字还没问出口，对方就已经抢了先。“欸，你。”从嗓音来辨认，应该是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怎么还在这里啊？”

那语气自然得就像已经在一旁观望了很长时间似的。

可时篱关注与好奇的重点显然不在这里。

“咦咦咦？你看得见我？”在这种漆黑一片的地方？原本拎到最高点的警觉因为困惑而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发出声音求援的呢。”

“我又没开口，求什么援——”后知后觉地意会过来对方所指的“声音”是撞墙声，于是有些愤怒起来，“你、你要我呀！”

“也没说不是啊。”那嗓音里带了明显的笑意，“对不起，我想笑。”

“不要笑过以后才道歉！”时篱循着声音的方向用力地瞪过去，却被一个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力道扳过脑袋。

“瞪错地方了，我在这里。”

“……喊，谁理你。”深吸一口气，嘴角扯出一个弧度，她微笑道。

这表情与这句话配对起来的制冷效果不止一点，周遭气温骤跌三个刻度。

连空气中飘散的食物香气都稀薄了下去。

那人多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许久，才问：“你是要回家吗？”